

城

人物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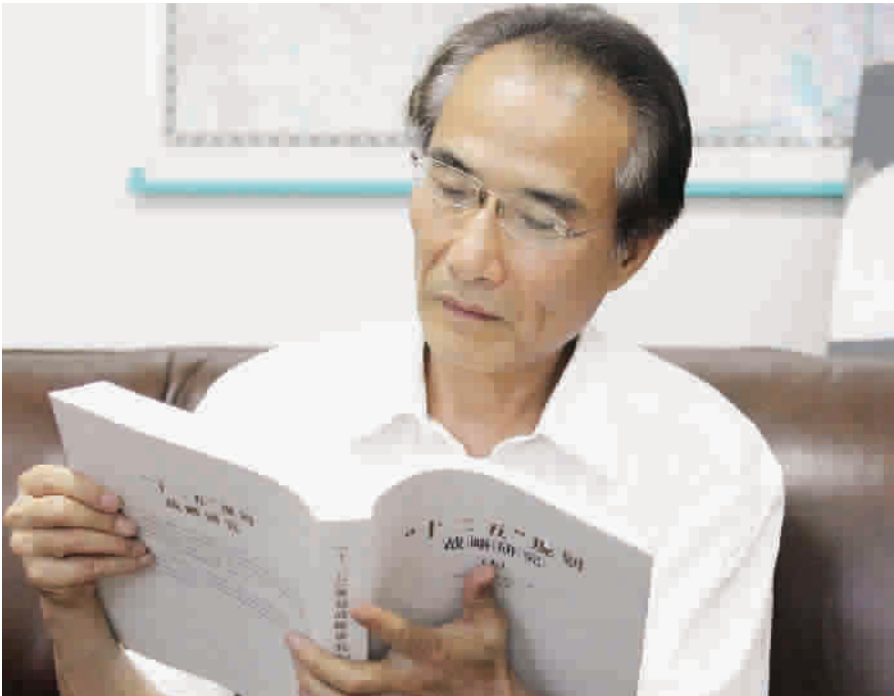
夏斌,现任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京、沪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北京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及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央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国研中心金融所所长等职。专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获年度金融书籍奖、“中国发展研究奖”、上海市政府“政府决策咨询奖”一等奖。

名人论股

“股市肯定会上涨”

中国股市没有理由搞不好。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下滑至 6.5%到 7%的通道,在全球大国经济体中增长速度也仍然是最高的。只要中国经济在增长,由一批优秀上市企业构成的股市就没有理由不上涨。

为什么现在的股市萎靡不振?有历史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目前整顿、规范股市上,手段不狠,力度不够。现在的关键是要毫不手软,严打企业、中介机构做假账的违法行为,换取股民信任。另一个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不明朗,在经济泡沫还未消除之前,投资者对银行的不良贷款、对实体企业的商业预期还心存疑虑和担心。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相信时间可以作答:股市肯定上涨。



国务院参事夏斌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夏斌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要明确提出“消费为纲”口号

本报驻京记者 杨丽琼

夏斌是个酷爱读书静心做学问的人。记者联系采访他,他让记者先读他写的书。在微博上,他说自己“当下读书已远比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更觉满足、惬意、快感。成千上万种媒体与论坛,同质化的、重复的、口号式的、改头换面的、无病呻吟的内容和语言太多太多了,充其量有舆论意义而无学术意义。”他曾说,写一篇文章,作一次演讲,自己最“在乎”的有三点:一是会发现问题,捕捉经济运行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二是要能准确判断,能正确把握经济规律和大势;三是要具操作性,因为政策研究要回答的,不仅是“应该怎么办”而主要是“具体怎么办”。“这是政策研究者的使命”。

政府应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

防范市场预期的突然转向,应是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首要考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一个金融学大师必然也是宏观经济学家。自2009年7月以来,夏斌在向总理汇报时曾先后建议:“从下半年及明年,央行应及时发出稳定货币的信号”,“未来中国经济必然趋缓,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简单支配、调控的。”面对今年上半年首次下滑至 7.6%的经济增长率,银行间甚至出现“6·20”同业利率高达30%的现象时,夏斌又迅速从宏观经济层面作出了以下的分析和判断: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正趋于合理减速。在多年累积的由过多货币投放所形成的泡沫经济中,货币调控的边际效应已发生明显下降的变化。据测算,2005—2008年,1 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 4 元 GDP,到了 2012 年,1 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 1.93 元 GDP。2012 年,未扣除

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 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 7.07%,加上各种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或低于其融资成本。而在 2013 年 5 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 82.9 万亿元,若仅以 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 5.8 万亿元。“今后的货币政策稍有不慎,中国经济走势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同时,国内已有不少企业事实上已资不抵债,一些企业靠借新还旧在维持。坏账未暴露,是因为危机没引爆而已,因为目前市场、投资者、企业包括银行都普遍存在道德风险,认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偿债缺口,中央政府最后会救的;对于房市,不相信政府敢一步调控到位;央企的垄断地位和地方政府导致的资金错位配置又一时难以撼动;迄今央行的货

币供应不敢也并没有完全回归常态。这些决定了市场、投资者、银行、企业对经济增长轨迹的预期都没有改变,想搞项目的照样敢去大量借钱,有钱想投资的照样敢把钱大量借出。但一旦预期变化,传统的流动性即刻烟消云散,危机马上爆发。

所以夏斌明确指出,防范市场预期的突然转向,应是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首要考虑。政府应通过各种措施,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速要合理下滑,要付代价,要过一段“苦日子”,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要破产;在总体政策上,整个泡沫不能破,政府要想方设法采取包括运用巨额外汇储备、巨额国有资产和“国退民进”、扩大财政赤字等措施,稳住经济局势;同时,调整意味着加快改革,挖掘和培育新的潜在增长因素,以时间换空间,在逐步消除泡沫、消化多年累积的包袱中,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

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夏斌在金融、财政、出口、投资、消费、就业、房地产、控通胀、创新九个领域分别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应对建议。

利于民、不与民争;对于迟迟“攻不动”的体制与制度,国务院在责成有关部门制订改革方案的同时,可委托市场机构研制方案;进一步扩大中央国企利润分红的试点范围和比例,中央到地方国企都要实行分红制度,以提高公共财政能力;进一步降低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各种税费。

四是在中小城市放开户籍管理政策 让一部份农民工赚钱后到中小城市落户,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建设。

五是“刺激消费,更重要的是要刺激消费的收入来源” 要提高居民的资本收入,但要突出来自于实体经济的资本收入,而不突出来自于资本市场上的财产性收入。“国外一些案例表明,把房地产市场作为投资市场、作为居民财产来源的国家,往往有泡沫经济的教训。而把房地产主要作为消费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就比较稳定。这就需要政府鼓励居民创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实体投资领域,鼓励发展中小企业。”

(下转 B3 版)

城

个人观点

当前治国应抓三件事

从长期看,要解决多年积累的大量的经济问题,单独从经济角度考虑,已经很难。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统筹考虑,作长期安排。我个人意见,当前治国主要应抓三件事:严惩腐败,让百姓拥护,巩固执政基础;把已做大的 GDP蛋糕向穷人倾斜切一块,在稳定民心的同时提高消费;只争朝夕抓改革,只有加快改革,才是解决各种长期问题的唯一出路。

城镇化战略实质是加快改革

实现城镇化战略,一是要解决亿万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小孩上学、医疗、养老等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二是要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城市扩建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三是需要对中心城市的聚集与辐射效应、大中小城市的空间布局,有个事先的科学规划。

要完成这三项历史性任务,就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财政、金融、土地、要素价格、政府行政管理等制度。这些必须的改革任务,可以说中国目前几乎没有现存可继续完全沿用而无需改善的制度与政策,而是需要在方方面面领域进行改革。因此,当前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实质是加快改革。

城镇化规划不同于国民经济规划,应多一些明确的数量指标,少一些定性的无约束的“原则话”。同时不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法,投资什么?投资多少?资金如何筹集?原则上都应交给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

在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矛盾、风险凸显期,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必须要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明确预期”。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四大重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相比于初期展开的“两大核心”改革,“四大重点”的突破,是这轮经济改革中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将牵动和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

经济新增长因素应来自消费

最大的结构调整应该是储蓄与消费间的结构调整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夏斌从 2008 年美国危机后屡屡强调,处于开放经济中的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是高储蓄、低消费的失衡,是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失衡,最大的结构调整应该是储蓄与消费间的结构调整,而不是一两个行业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最大的新增长因素应该来自自身消费,一定要扩大消费以形成自身的经济循环。

早在 2009 年 7 月,夏斌就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建议,国务院“要明确提出消费为主导、‘消费为纲’这样一个主攻性口号”。

对于怎样才能做到“消费为纲”,夏斌当时提了五点设想——

一是要“像抓节能减排指标一样,政府给自己下指标 每年提高居民消费率一个点”,“要制定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发展纲要”。

二是要确立国家收入(资产负债表)的概念 在投资率基本不降的同时,通过改变资本所有者,把过去国家的一部分投资,转化为国内的消费,变成老百姓“碗里的肉”,国家在绝对或相对控股的前提下,出让一些国企股份变现,用来充实公共财政支出,提高国民福利,扩大或间接刺激消费。

三是抓紧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 包括政府储蓄应进一步向公共财政转移;进一步压缩政府投资,只要有利润回报的投资项目,尽可能让